



涪灘古鎮，瓮城。

# 涪灘，涪灘

□李葦凡

12歲之前，我到過最遠的地方就是涪灘，涪灘跟我所在的沙鎮隔著兩個鄉鎮。那時我正上六年級，如期而至的春天促成了這次旅行。我們在拂曉出發，跟著老師步行了四個小時，我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到達目的地時，每個人都感到力倦神疲，雙腳簡直不是自己的了。那時的涪灘已是名勝，二佛寺聲名遠播，香火繁盛，方圓數百里無有出其右者。當那高高的城牆、城門，那古老的街道，那廟門口結滿紅布條的黃葛樹，以及那尊巨大無比的佛像帶著一種神秘感出現在面前時，我們既興奮又虔誠。我們收斂起往日的頑皮，一邊走著、看著，一邊小聲地交談，生怕驚動了無所不在的菩薩和神靈。

許多年後，當我再次來到這裡，眼前這座玲瓏的小鎮顯得更舊了，就像一件沉香木手串，被人把玩良久而隱隱顯出黝黑的包漿來。那是時間之手在對經過它的事物進行干預、打磨，並催生出諸如怀旧、感傷等元素，以致超出了物理學的范畴。

對此，我一直相信自己是具有免疫力的，我寫過不少關於童年和鄉村生活的詩，少說也有半本書吧。但現在看來，抗体尚未形成。我仍然每年都要去一兩次涪灘，去看一看摸一摸那些看起來很舊卻仍然活在時間里的事物。

所幸再不會有那種長時間的步行了。二佛寺我也進去過，佛祖高高在上，却是面目慈祥、溫柔、觀之可親。我並沒有燒過香，只是進去過，便感覺心中有了佛。

听父親講，他年輕時也經常去涪灘，不過也沒去燒香、拜佛。從十七八歲起，父親經常去華蓋山挑煤，而涪灘，就是從家到華蓋山的中間站。當時農村燒飯主要燒柴火，而煮豬食却要燒煤，冬天的紅苕須得用煤炭的猛火，方可煮得熟軟透徹。每隔十天半月，父親就要同村里一群青壯年去山里的煤礦挑一次煤。早上四點多出發，一根扁担挑著兩個空篋筐，一晃一晃的。他們在夜色里唱歌，在鄉間路上健步如飛。到涪灘時，天就亮了。然後找一處街沿坐下來，吃自帶的干糧：有玉米團子、米糕，也有烤紅薯。吃完後又挑起篋筐，穿過涪灘東門，一路下到渠江邊，坐船過河，經雙槐、三匯，進山。

回來時，兩個篋筐已是滿當當、沉甸甸的了，也沒有精力唱歌，也不再健步如飛了。渡過江，天已擦黑，然後在涪灘街上吃點東西繼續西行，到家時已近半夜。放下担子，才發現兩個肩膀已經紅腫、破皮；脫下鞋子，腳上已有好幾個血泡。

後來母親問他：經過涪灘時，為什麼不去二佛寺燒個香，求菩薩保佑自己少受些罪？

哪有時間嘛。父親回答。

一群大男人，怎麼可能去燒香。除了顧及面子，一天要趕五十公里路，確實沒有時間啊。

我問，為什麼不在涪灘住一晚呢？父親說，家里只湊足了買煤的錢，而且第二天還要回來干農活，掙工分。

很多年後，我和詩人華萬里老師、劉清泉、大窗等在涪灘住了一晚，這是我唯一一次在涪灘住宿。晚飯過後，我們沿著城牆散步，踏著古老的青石板，一直走到很晚。空氣里彌漫著濃濃的花香，彼時正是四月，微風輕拂，如雪的楊槐花從樹上紛紛飄落下來，鋪了一地，在路燈下閃閃發光。真是春風沉醉，繁花浩蕩。我記得那夜的天空清澈無比，一顆顆星子掛在天幕上，碩大、沉郁，流星不時從我們頭頂划過，帶著亘古的秘密。世界如此寂靜，仿佛我們不是身處地球，而是被放逐到另一顆陌生的星球上，流浪、輾轉，永無回頭之日。

夜深了，我們穿過城門，回到街上。街道兩邊的廊檐上挂著一排紅燈籠，白天被我們忽略的景象出現了。那些紙糊的燈籠，每一只都印有“涪

灘”二字，行楷的手寫體，像幻燈片，電燈的光讓它獲得短暫的射程投映到我們眼睛里，朦朧朧的。那種虛幻感像極了詩：既承襲了傳統，又指向了未知。這個夜晚，我們因同時獲得了浩瀚無垠的空間和用之不竭的時間而感到手足無措，仿佛背負了巨大的重荷。

我不知道五十年前一群真正身負重荷的人們——我的父輩們，從渠江的岸灘爬上長長的陡坡是一種怎樣的景象。也許他們沒有空閒來思索，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盯好腳下的路，一腳踏空，可不是鬧著玩的。天已暗下來了，而且很快將變得如他們肩上的煤一樣漆黑、深邃。黑夜驅趕著他們，像命運驅趕著走投無路的人。當他們爬完最後幾級台階，進入涪灘東門，便看見這人間的燈火了，那該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是的，每個人都很疲乏，現在他們有理由放下担子歇一歇了。他們在尚未打烊的餐館每人購得一大碗麵條，拌著辣椒醬，熱騰騰的，香噴噴的，他們把麵條吃得乾乾淨淨，連面湯也喝了。然後從兜里掏出用牛皮紙包裹的煙葉，搓上一卷，插在水竹製成的煙管上，點燃，深吸，所有疲憊都在這一刻煙消雲散。理應如此，因為接下來，他們還有一段長長的路程要走。

如今，父親已經老了，當然，也不再需要他穿過涪灘渡過渠江去華蓋山挑煤了。跟他一起挑煤的伙伴，有兩三位已經離世。

前幾天我從電腦里翻出來一張照片，也是關於涪灘的。那是傅天琳老師和本地詩歌愛好者的合影，照片上也有我。這是一群熱愛文字並被文字滋養的人，在涪灘遇見，並結緣。上學的時候，有一次班上組織詩歌朗誦會，我選的朗誦作品就是傅老師的《我是蘋果》，後來陸陸續續讀到傅老師的很多詩，真真算是久仰啊。那天在涪灘，是我第一次見到傅老師，她的和藹親切，一如她的詩句溫暖和煦，她的人和她的詩都蘊含著一種動人的力量。以後的許多年里，傅老師對我的鼓勵、教導讓我終生難忘。有好幾次她對別人說：葦凡是寫好詩的人。就沖這句話，我也得努力把詩寫好啊。但是很慚愧，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寫出什麼好詩來。傅天琳老師去世三年了。但她依然活在她的詩句里，活在她曾經走過、滯留過的地方，包括渠江邊的這座小鎮涪灘，活在這張原封未動的照片里。

照片上的每一個人都笑容可掬。傅老師站在我們中間，滿面春風。照片的右下角顯示了時間：2013年4月12日。那是一個春天。（作者系合川區楊柳街小學教師）

# 蘇軾的春天

□陳利民

又是一年春來到，冰雪緩緩消融，溪水慢慢流淌，遠山漸漸新綠。每當這個時節，草木向陽，花蕾綻放，文人墨客蠢蠢欲動，思緒萬千，把自己豐富的情感至真至誠地融入明媚的春光里。

李白眼里的春天是：“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韓愈描寫的春天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白居易筆下的春天是：“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杜甫歌詠的春天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這裡，我想說說蘇軾的春天。

在蘇軾的詩詞中，寫春天的作品不少。其中，《一丛花·初春病起》曰：“今年春淺臘侵年，冰雪破春妍。東風有信無人見，露微意、柳際花邊。寒夜縱長，孤衾易暖，鐘鼓漸清圓……”這一年的春天到來，他病初愈，一種又喜悅又慵懶的心情不言而喻。詞的結構色調明麗，語言充滿生機，立意清新可喜，真切地表達他對春天也是對生活的熱愛。

人在生病的時候，才明白健康重要；人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才理解生命可貴。蘇軾縱使身有疾病，但面對春天的美好，一直傾慕，對生活的態度樂觀豁達。他在《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以孩童般的心聲說：“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一書序概括性評價道：“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

春天大地回暖，萬物復蘇。蘇軾在《如夢令·有寄》描寫道：“歸去。歸去。江上一犁春雨。”春天的雨貴如油。春天的情濃如酒。春天的畫面，春天的語言，正如蘇軾在《減字木蘭花·鶯初解語》所曰：“鶯初解語，最是一年春好處。”

我們知道，蘇軾一生仕途蹭蹬，多次貶謫。但他對生活一如既往地熱愛，對生命始終如一地珍惜。他在《蝶戀花·春景》中唱道：“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然而，即使春意闌珊，面對逝去的青春、多舛的命運，他也有一絲傷感，一絲憂愁，這也在情理之中。在他失意的那些日子里，愛妻朝雲不離不棄，相伴左右。他幸運地擁有這樣一位紅顏知己，在《望江南·超然台作》寫道：“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閑暇之余，他与朝雲外出踏青，見到春光迷人，春燕翻飛，情不自禁地在《浪淘沙·探春》吟道：“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牆頭紅杏暗如傾。”蘇軾的日子似乎總有春天，所以他無所畏懼，過得豁達快樂。

其實，我們本真的生活應該這樣：閑時或讀書喝茶，或弄花侍草，或享受明媚的春光，把春天的暖意留在心里，臉上有微笑，眼睛有歡喜，真正地展現生命最美的樣子。

春天來了，帶走寒冷，帶來溫暖。康德說：“心中有星星的人，頭上才会有星星。”

（作者單位：重慶日報報業集團）

